



感动译丛

GANDONG
YICONG



Before Wings 爱的羽翼

[加拿大] 贝丝·古比 / 著
洪梅 / 译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爱的羽翼

Before Wings

[加拿大] 贝丝·古比 / 著
洪梅 / 译



图字：11—2010—12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羽翼/[加拿大]贝丝·古比著;洪梅译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5.4

(感动译丛)

ISBN 978-7-5342-8540-0

I. ①爱… II. ①贝…②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0373 号

Before Wings

Text copyright © 2000 Beth Goobi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inese translation © 2010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ca Book Publishers,
Victoria, BC, Canada

感动译丛

爱的羽翼

[加拿大] 贝丝·古比/著 洪梅/译

责任编辑：楼倩 王漪

装帧设计：艺诚文化

封面绘图：林田

责任校对：苏足其

责任印制：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)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75 彩页 2

字数 114000

印数 1—10000

2015年4月第1版

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540-0

定价：1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目录

- 1 湖滨夏令营 / 1
- 2 塔塔小卖部的售货员 / 16
- 3 许愿树着火了 / 33
- 4 新员工们的秘密 / 46
- 5 室友黛西 / 65
- 6 “草原天空”的女孩们 / 83
- 7 在保罗的世界飞驰 / 97
- 8 情窦初开和死亡噩梦 / 113
- 9 宠物笼事件 / 124
- 10 一切都在改变 / 141
- 11 女孩的心思 / 155
- 12 打开心扉 / 166
- 13 姑妈和女孩们 / 177
- 14 幻象与现实 / 193
- 15 重生 / 203



湖滨夏令营

幽灵们正忙着准备一个阴冷的夏日。艾德丽安坐在湖边，看着她们在湖面上徘徊，随风翩然而至，又随风翩然而走。这些年轻的幽灵们吹气如风，哀怨的气息似狂风般掠过湖面，卷起白色的浪花，在岩石上撞得四处飞溅。幽灵们呼风唤雨，即使久不在人世，她们仍然希望能大显神通。艾德丽安不快地朝她们竖起大拇指，她们回以痛苦的哀号，并伴着尖叫声不停地扭动身体。她们重复地喊着同一句话，如烟的身体随着每一个音节肆意变换，艾德丽安差点就听懂了。

“你全身湿透了。”一声母性的呼唤把艾德丽安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湖上恰巧刮来一阵疾风。“哎哟哟！”妈妈不禁大叫起来，她急匆匆地脱下艾德丽安湿漉漉的长袖运动衫，“来吧，在我们走之前，给你找件干衣服换上。”

“妈妈，我已经十五岁了！”

“空想家一旦做起白日梦，就全变成两岁的娃娃了。”

爱的羽翼





妈妈转身往回走。海滩上有条通往营地的小路，布满了小虫。她前脚刚迈出，就惊得虫儿们扑棱棱地乱飞。

艾德丽安一边喊一边拍打小虫。它们无处不在，成群结队地在营地周围和海滩上飞来飞去，直至洁白的身体在沙滩上死亡腐烂。艾德丽安每走一步，就有不计其数的虫儿，扇动着半透明的翅膀，扑到她身上来。她用手扯开它们，虫儿粘在她身上的轻微附着力，让她想起了蚂蟥。她狂乱地挥舞双手，跟着妈妈离开海滩，沿着陡峭的山岭走去。前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四周是餐厅、办公楼和停车场。每一片草叶上都潜伏着一只虫儿，她们一经过，就看见无数对翅膀悄无声息地挥舞着，空气中全是飞翔的身影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妈妈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打从艾德丽安记事起，妈妈就有意无意地试图打探她的心思。妈妈非常非常爱她，但艾德丽安却觉得这种爱令她窒息，千方百计地想挣脱它。“就是看看天。”

“遥望外太空吗？”

“没那么远。”

艾德丽安的爸爸正靠在车上同他的姐姐说话。看见艾德丽安走近，他故作轻松地喊道：“照我看，你是掉湖里了，还拖着你妈妈也游了一回泳。”

“有多余的运动衫吗，埃瑞？”妈妈问道。

“穿完会还我吗？”埃瑞姑妈反问道。

“我留着它干吗呢？”艾德丽安的妈妈穿着很时尚，相比之下埃瑞姑妈就土气得多，总爱穿些旧衣服。她俩唠叨着向主管宿舍走去。那是埃瑞姑妈的卧室，是她酣然入梦的地方。在梦里她会盘算出第二天的露营活动日程表。

爸爸撩撩艾德丽安的头发：“今天湖边的湿气很重吧？”

“嗯，湿得厉害。”

“你还带着几个旅伴呢。”他拍落她肩膀上的几只虫子。艾德丽安低头一看，发觉自己满身是虫。

“可恶！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她拍拍它们，但虫子粘得很牢，只能一个一个揪下来。一旦离了身，这些虫子就振动双翼，倏地飞进草丛里了。

“这叫蜉蝣。”爸爸回答说。

“蜉蝣？但现在已经是六月末了。”

“美国人称它为‘五月的苍蝇’，因为在美国，蜉蝣五月就满天飞了。但在我们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草原，天气回暖得晚，虫子也要晚些才出来。蜉蝣只能活几天，然后就死翘翘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这些虫子还要骚扰我两个星期？”

“接下去就轮到蚊子肆虐了，”爸爸说道，他严肃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，“你真的想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吗？”



你姑妈是铁娘子，我都吃不消她。当姐姐的都很凶悍。”

艾德丽安耸耸肩：“待不住我就回家。”

艾德丽安无精打采的样子让爸爸唏嘘不已。她突然打了个喷嚏，爸爸立即脱下自己的红色短夹克衫，披在她身上：“我们可不想看见你来的头一天就病倒了。”

“那就只能运我的棺木回家了。”艾德丽安轻声地咕哝了一句。这句低语没能逃过爸爸的耳朵，他脸上立刻露出了痛苦的神色。艾德丽安后悔不已，深知今后他会一直惦念这一刻，然后拼命琢磨他能怎么鼓励她、开导她，让她重新振作起来。

“我会好起来的，爸爸。”她凑上前，紧紧地抱住他，这是她能给他仅有的安慰了。在那一瞬间，她依偎在他坚实有力的臂弯里，任由狂风在高耸的云杉间呼啸，幽灵们在湖上哀泣。

“我知道你会的。”他吻着她的头发说。

他们默不作声，直到妈妈回来。她穿了件印有“湖滨夏令营”字样的旧运动衫，上面沾满了五颜六色的油漆斑点，胳膊肘的地方还磨破了。

“记得还给我，”埃瑞姑妈跟在后面叮嘱说，“这件衣服穿着很舒服。”

“我敢说自托利党被‘流放’之后你就一直穿着它。”

“比那还早，从我们宣布独立就开始穿了。”

大人们笑了。他们互相拥抱，妈妈的眼里泛起了泪花。

“夹克你留着吧。”爸爸说。

“给我穿太大了，爸爸。”

“你就留着吧。”他拍拍她的肩膀说。接着他们钻进汽车，爸爸掉转车头，不停地按喇叭，妈妈则大力地挥着手。艾德丽安听见车轮驶过沙砾的沙沙声，目送着汽车消失在转弯口。营地周围是一片森林，一条蜿蜒的小路穿林而过。爸爸开着汽车，每过十秒钟就鸣一次喇叭，那条路很长，他们想竭尽所能地多陪她一会儿。最后，爸爸把喇叭按得嘟嘟直响，旨在告诉她车到大门口了，他们就要离开了。走吧，走了。

狂风吹得绿树起伏不定，奏出一首哀怨的歌，空气中弥漫着云杉树的香味。艾德丽安转头望向湖面，从这儿已经看不清幽灵了，湖水和天空都呈现出破败的灰色。

“我恨它们。”艾德丽安一面埋怨，一面从胳膊上扯下一只蜉蝣。

“别怨声载道了，”姑妈说道，“这样你活不过七月的第一个星期。”

艾德丽安飞快地扫了她一眼。

“你再穿着那些湿衣服，就真的离死期不远了，”埃瑞姑妈的淡蓝色眼睛一眨也不眨。她快人快语，不怕讲





错话，也不会事后掩饰和道歉，也许她是存心这么说的，“热巧克力？”

“我想得要命。”艾德丽安拿腔拿调地说，突出了“要命”两个字。

“好的。”埃瑞姑妈简洁地应道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热巧克力盛在白色的大杯里，艾德丽安捧着杯子，去员工宿舍换上干衣服。尽管这是埃瑞姑妈的主意，但艾德丽安也乐得借此避开冗长的对话。姑妈身上有种气质——粗放、豪迈和直率——令她联想到“七人画社”笔下的冰川或树桩之类的东西。不是说姑妈的脸或是模样有什么特别，是她那立于丛林之中、天地之间的神态给人这种感觉。不消说，埃瑞姑妈很适合这里。她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“湖滨夏令营”，那时只是一名教导员的她如今已经是主管了。她从未结过婚——埃瑞·伍德根本容不下任何儿女情长的小事。光看她的外表，艾德丽安就知道姑妈的心像一条漫长的海岸线，装满了碧海蓝天和流岩浮木，异性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正如她父亲所说的——铁娘子。

宿舍闻上去有木头和消毒水的味道。有人开了窗，把屋子也打扫干净了，因为员工培训即将开始了。两天后，湖滨夏令营将会拥入一大批青少年和大学生。大学

生主要充当教导员、技能教练和维修工人。艾德丽安将在小卖部工作，拿最低工资，售卖糖果和T恤衫。她也可以选择去萨斯卡通度夏，看她爸爸浇灌草坪，妈妈打理西红柿树。他们三人都在等待死神的降临。但凡艾德丽安的举止稍有异常，她父母就会瞪大眼睛看着她，眼里充满了恐惧，有时妈妈还会大声地呻吟。

至少埃瑞姑妈不会像一头忧心忡忡的绵羊，整天盯着她不放。她给艾德丽安做了热巧克力之后，就说自己有事，打发她去外面走走：“星期天下午，外面很安静，出去玩玩吧。五点钟吃晚饭。”

宿舍里回响着艾德丽安的脚步声，细碎的“踢踏”声沿墙壁四散开去。窗外栽满了白桦和云杉，映得屋内绿意盎然，一阵风吹来光影婆娑。她换上干的T恤衫和运动裤，再把湿衣服晾在另一张床上。员工宿舍共有四间卧室，每间摆放两张床。她将有一位室友，一个叽叽喳喳、粗手粗脚、热衷于评头品足且又喋喋不休的人。她也将挤进这间安静的小绿屋里。艾德丽安飞速地套上她爸爸的短夹克，走出了宿舍门。

她穿过环绕员工宿舍的那片树林，再走过蜉蝣横行的广阔草坪，向湖边走去。一条小径顺着陡峭的山岭下延至湖滨。她的左手边是码头，前面和右手边则是用黄色的长绳和浮筒标记出来的游泳区。艾德丽安爬上救生

员专座，朝远处眺望。幽灵们已经没入水中，只留下隐约的身影——她们的影子随着涨落的湖水上下翻滚。太阳出来了，给大地抹上炫目的蓝色、棕色和绿色。空中传来水鸟的尖叫声，它们在流光溢彩的云朵中不停盘旋。

她脑中的动脉瘤也是在这样的良辰美景中爆裂的。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，毫无征兆。和此刻一样，那天的天空也是碧蓝无垠，大地在她脚下延伸，没有裂缝，没有地震，没有丝毫异样。诚然她有点头痛，持续好几天了，但谁会把头痛放在心上呢，即使有时痛得十分厉害。头痛不像是真的，当天发生的一切都不像是真的。在朋友的欢声笑语和“啪啪”的吹口香糖声中，她挥动垒球棒，击中了体育老师投过来的螺旋球。但在击球的一刹那，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。她现在还记得那清脆的爆裂声和穿过她手臂的麻痹感。球像离弦之箭一样飞上了天，留给她的只有眩晕、疼痛和恶心。她还在努力，挣扎着朝一垒的方向迈了两步。

无数盏小灯排山倒海地在她眼前闪过，搅得她头昏脑涨；远处还传来了呼喊声，千百个声音都在叫着她的名字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以为那些光是上帝万能的手，探进她的脑子里，要带她脱离苦海，投奔极乐世界去了。接着她就彻底崩溃了——手和脚不听使唤了，骨头和肌肉支撑不住了，她的脸重重地砸在了泥土上。

她摔倒的那一刻已经魂飞天外了，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她一点印象也没有：朋友们尖叫着冲进场地，体育老师挡住好事的围观者，一个女孩跑去办公室求助；救护车撞倒了围栏，快速驶到她晕倒的地方；她上吐下泻，把裤子都搞脏了。没人告诉她这些，但她从别人的对话和动脉瘤的有关书籍中拼凑出了这些画面。她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，之后就是康复治疗和家庭教学。她脑子发懵，智力退化，连这些也记不太真切了。等她脑力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她又有了很多不愿记起的事情。她在学校留了一级，朋友们都有了新生活，可能把她当成电视专题片里的一个人物，认为她英年早逝了。她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重新掌握了基本的运动技能。有些时候，她的脑袋还会退步，双脚也瘫软无力，这时她又会摔个狗啃泥，很难再相信她那不听指挥的身体了。即使现在，她仍是惴惴不安的，生怕哪个关键的神经细胞哑火，她的脑袋又要出现那天籁般的光芒，她又将听见千百个声音召唤她去远方。死亡，这就是死亡，光的翅膀，把你带到……

一块石头从她右侧飞过，在水面上跳了两下，然后沉了下去。艾德丽安转过头，看见一个黑发男孩，和她年纪相仿，坐在路肩上。他穿着一件蓝色短夹克衫，身上还粘着几只蜉蝣。她眯着眼看他，见他毫无反应，也



就不发一言地转回头，继续看着湖水。又一块石头飞过，再是一块。

“你是埃瑞的女儿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长得跟她很像。”

大家都这么说，太滑稽了。艾德丽安的眼睛是淡褐色的，一头金褐色的长发，还带点自然卷；而姑妈是小麦色的直发，剪得像个男孩子似的。

“好吧，就好比一辆卡车看起来像一辆汽车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，卡车还是汽车？”

“我是一辆爆了胎的汽车。”

男孩扬扬眉，脸色阴沉下来，手上又丢起了石头。艾德丽安看着石头掠过湖面，沉入水中。沉下去，沉下去——她感觉自己也随着那些石头沉入了湖中。天色变黑，雾色渐浓，她吹起了白泡，气泡自由自在、轻轻松松地融入空气之中。

“你快死了。”那男孩说。

她过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来。等她回头，路肩上已经没人了，只有路边的青草被风吹得弯下了腰。

“今天下午有个男孩在湖边晃悠。”艾德丽安的声音在宽敞的房间里发出很大的回声。这间厨房能容纳上百



人，但此刻就她坐在板凳上，看着埃瑞姑妈准备两个人的晚餐。她姑妈还是挺漂亮的：长相很迷人，但又给人一种桀骜不驯和难以亲近的感觉，犹如悬崖上的雕刻石像一般。埃瑞姑妈和人交谈一向是有事说事，事一说完，谈话也就结束了。

“那一定是保罗·马钱德，他住在附近，是我的修理工。”

“他有点不同寻常。”

埃瑞姑妈淡蓝色的眼睛瞟了她一眼：“有第六感啊，可不是好事。牢记这一点，别用错了地方。”

艾德丽安咕噜着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来：“他说我快死了。”

埃瑞姑妈停了手，低着头站在那里：“那不是你经常对别人说的话吗？”她伸手去拿盐罐。

艾德丽安脸涨得通红，心也抽搐了一下：“但我没告诉过他。”

埃瑞姑妈又顿了一下：“也许他读懂了你的心思。那孩子有读心术，不用我吩咐，他就能知道我要他做什么。你要多少玉米糊？”她掀起壶盖，里面的水汩汩地冒着泡。

艾德丽安没有回答。她推开凳子，起身走到窗户前面。她内心彷徨，像风中的一扇门，永远关得牢牢的。

她伸出手指去触摸冰凉的玻璃，但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外面大雨如注。“你觉得他说得对吗？”

埃瑞姑妈“哐当”一声盖上壶盖：“我说过了，他读懂了你的心思。阴云密布的傍晚在外游荡，你的心思就像广播一样，清晰明了地被他人接收。汉堡已经熟了。”

“我还不饿。”

“随你便。”埃瑞姑妈拖过一张凳子，坐在主服务台前，一声不吭地大吃起来。艾德丽安的心沉甸甸的，窗外的雨顺着玻璃往下流，在窗户底汇成一个小水坑。

“我觉得他很怪，”艾德丽安断然说道，“我压根没跟他说话。”

“要是你不想理谁，就别理好了。”

艾德丽安坐下来，拿起一个汉堡：“我喜欢芝士汉堡。”

“芝士在冰箱里。”

如果是她妈妈，就会问她是不是想加点芝士。艾德丽安重重叹了口气，咬下一口汉堡咀嚼起来。

大雨下个不停。埃瑞姑妈整理完厨房之后，便问她想去不去畜栏看马，但艾德丽安径直回到了她的卧室。她觉得有点疲惫，但当她铺好床躺上去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是彻底累坏了。这个地大风多、空气中总弥漫着云杉香味的地方有些不同寻常。在家里，她父母总努力维



持一种乐观的氛围，只要她一提起死亡或宿命，就急急忙忙地岔开话题，仿佛她的话就是鲜血一样——换句话说，她一拿死亡开玩笑，就意味着她开始流血了。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止血，要让她噤声。有时她会大喊：“我会死的，你们知道，我会死的。”——她会口不择言，只求打断父母那些爱意融融却毫无用处的话。她一发火，她父母就哑口无言，无助地互相看着对方。有一次她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小孩呢，该死的再生一个吧！”此言一出，只见她母亲泪如雨下，父亲脸色苍白，但他们仍然保持缄默，没有讲出他们的心里话：在你死之前，我们想给你所有的爱。

是埃瑞姑妈建议艾德丽安暑假到湖滨夏令营来帮忙的。她直接给侄女打电话邀请她：“工资不高，发不了大财；只是在店里打打杂，不用费什么力气。”

虽然只工作几小时，但还是挺累人的，这还不碍事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个古怪的男孩说她快死了。埃瑞姑妈把她看成一个低能儿。风整日刮个不停，在树梢间呜咽，吹散乌云，还把幽灵招来了。

自从动脉瘤爆裂之后，艾德丽安就看得见幽灵了。也许是她的脑电波发生了变化，或者是世界有了新安排，想让她提前感受一下往生之后的生活。她不是一直看得见她们，但常常能感觉到她们的存在：屋角模糊的